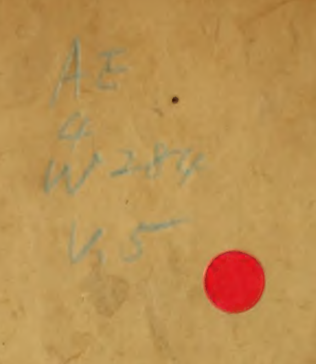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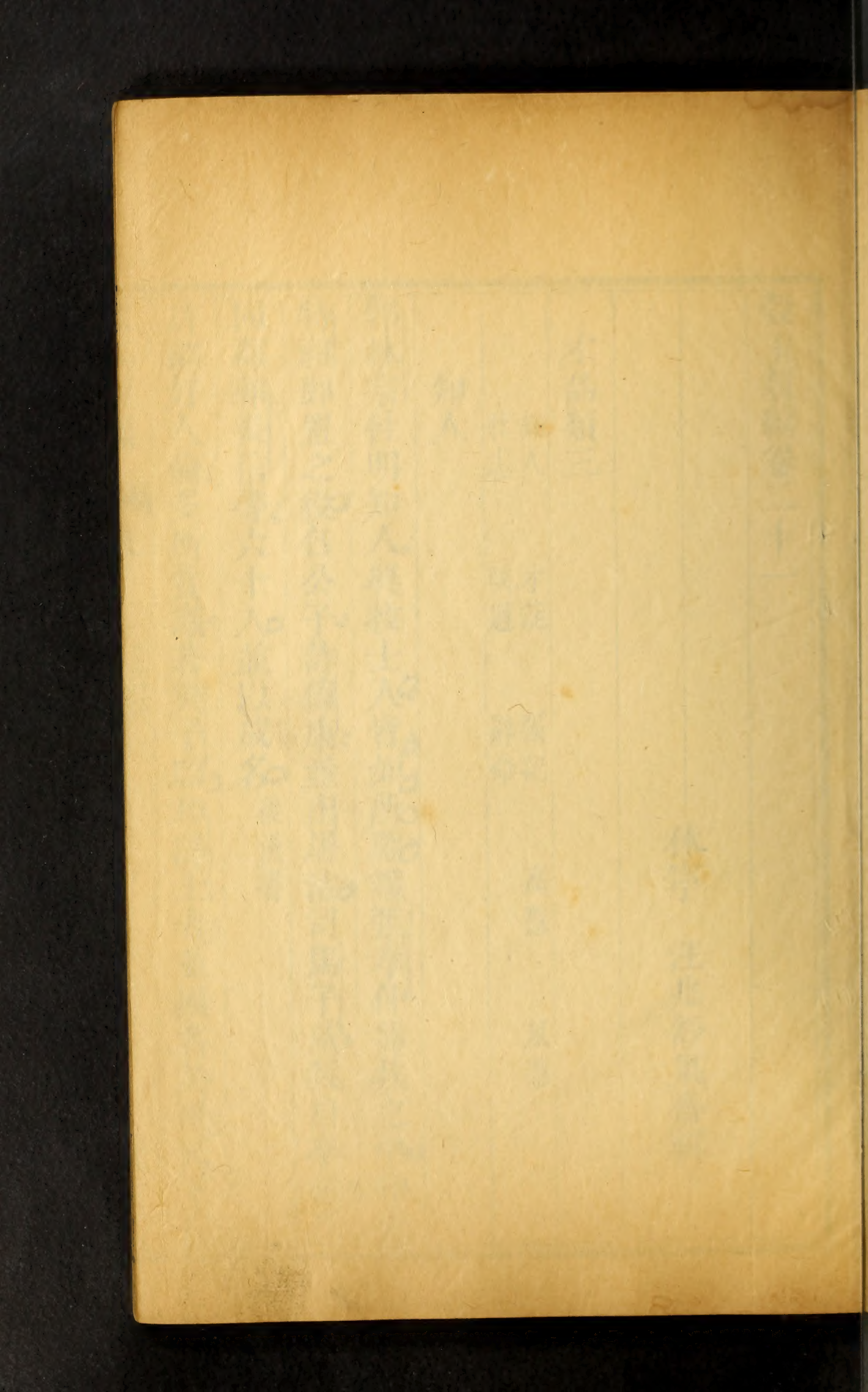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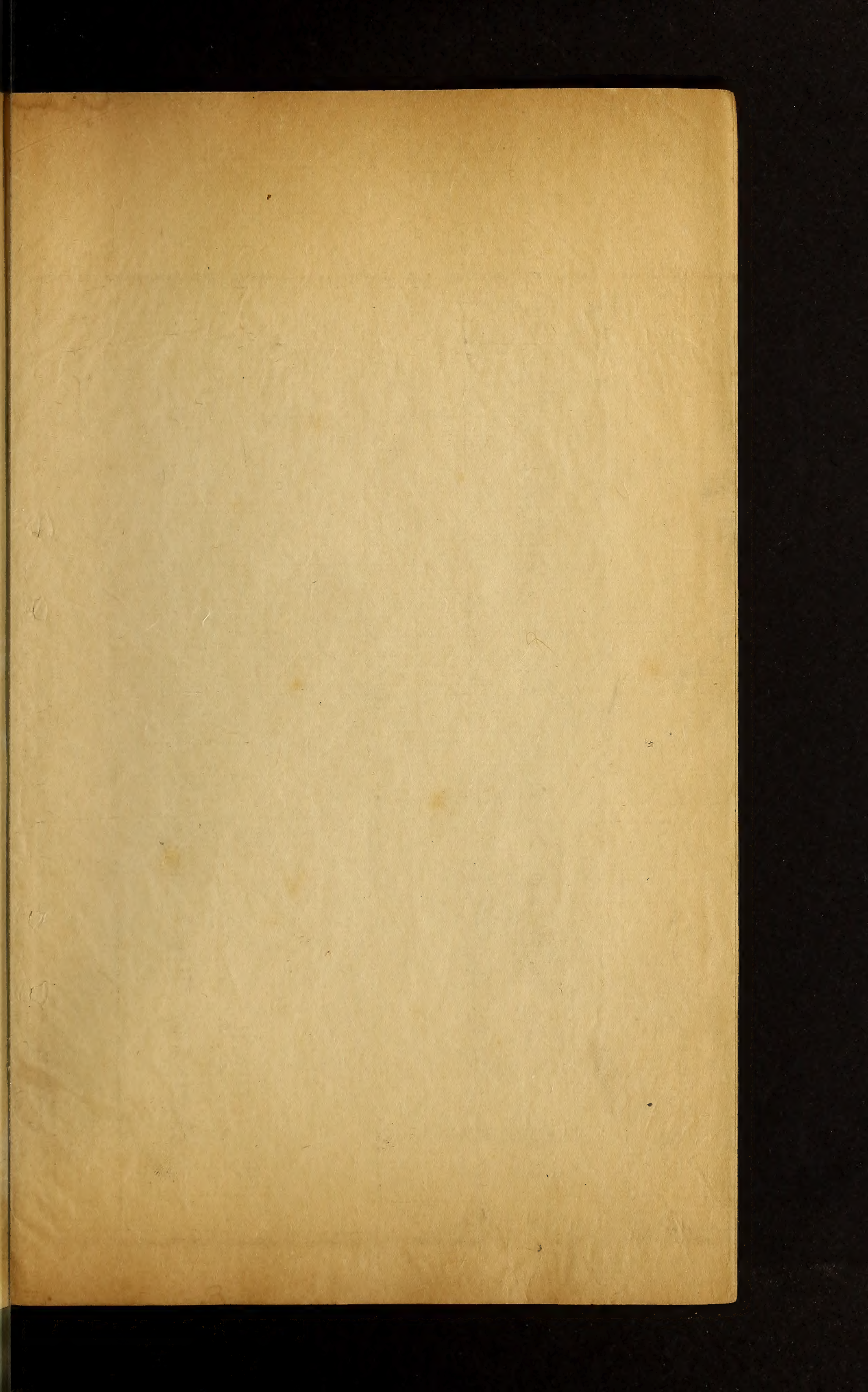
穀玉類編

卷二十一至
卷二十四









穀玉類編卷二十一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才品類三

知人　才能　强記　高隱　夙慧
壯志　改過　辭命

知人

郭林宗性明知人。奬拔士人。皆如所鑒。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名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等六十人。並以成名。後漢書

許劭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天下言

拔士者稱許、郭、劭與從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一與言卽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世說

何點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邱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南史

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

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

炯頗沉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唐書

呂蒙正爲相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 宋史

李沆爲相寇準以丁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

呂誨爲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劾安石神宗方注倚安石出誨知鄧州誨

之將有言也司馬光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罷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腹心之疾救之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寠甚會歲祲吳淵守鎮江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帳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曰此君吾地位人也君非其倫盍少下之立信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

揭傒斯早有文名大德間遊湘漢湖南帥趙洪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 元史

成祖嘗書廷臣名命解縉各疏其短長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即位出縉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 明史

胡儼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弘之阿曲世以爲知人

楊士奇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爲世名臣云

楊繼宗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爲

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後果相繼爲狀元人服其鑑

才能

朱博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從事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　漢書

劉輿爲東海王越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輿終日不倦命議如流酬對款備人服其

能比之。陳遵。時稱劉輿長才。晉書

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宋書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唐書

晉桑維翰秉政。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及退而熟議之。亦終不

能易也　通鑑

錢勰知開封府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其人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啟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後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　宋史

開濟為刑部尚書敏慧有才辨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一籌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法守以故太祖甚信任數備顧問兼預他部事　明史

夏原吉進尚書成祖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

司草創每旦原吉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啟監國京師肅然

于謙以兵部侍郎遷本部尚書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為之盡裂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

强記

應奉自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

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後漢書

禰衡有才辯章陵太守黃射嘗與衡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魏志

陸倕所讀書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梁書

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鈔百餘

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 魏書

邢邵聰明强記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嘗與陽固等至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北齊書

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唐書

李邕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蕭穎士觀書一覽卽誦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崔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答署姓名傅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張方平穎悟絕倫從人假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宋史

何涉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

吳萊天資絕人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

以去族父追抑之萊瑱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元史

許有壬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

周忱巡撫江南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陰爲冊記陰晴風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風失米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其人驚服有奸民故亂其舊案嘗之忱曰汝以某時就我決事我爲汝斷敢相紿耶明史

王瓊爲人有心計善鉤校爲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指計某倉某場庤糧芻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青幾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爲才

王行幼隨父兪賣藥徐翁家媼好聽稗官小說行日記數本爲媼誦之媼喜言於翁授以論語明日悉成誦翁大異之俾盡讀家所有書遂淹貫經史百家言未弱冠謝去

王世貞生有異稟書過目終身不忘

高隱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山高祖名之不至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不詘君平卜筮於成都李彊爲益州牧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近古之逸民也漢書

嚴光會稽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車元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後漢書

姜肱彭城人與豫章徐稺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龐公居峴山之南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曰先生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

而去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周續之閒居讀老易入廬山時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宋書

臧榮緒隱居教授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 南齊書

何胤廬江人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偕隱世謂何氏三高 南史

劉訏孝友篤至刺史辟爲主簿訏挂檄於樹而逃阮孝緒隱居不交當世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都下謂之三隱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

天和霞蔚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田游巖京兆人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唐書

林逋恬淡好古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淸談終日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宋史

趙質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名至行殿命

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金史

竇默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名姓以自晦元史

倪瓚無錫人家雄於貲所居有閣曰淸閟幽迥絶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竒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至正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鉤致之逃漁舟以免及吳平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明史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嘗棲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烏巾白袷攜鐵笛鶴瓢徧遊中原抵吳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晝寢就臥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答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與長興吳琬等偕隱苕溪遂終焉

沈周長洲人郡守欲以賢良薦周筮易得遯之九五遂決意隱遁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耶居恒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老

母。餘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

夙慧

甘羅年十二。秦始皇名見。使於趙。說趙王割五城。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羅還報。秦封羅爲上卿。史記

吾家之童。烏九齡而與我元文。揚子法言

張霸年數歲而知孝讓。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伯饒。後漢書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

任延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黃香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年十二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孔融家傳

愍懷太子遹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帝由是奇之 晉書

元帝長子紹幼聰哲帝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曰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也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

見長安帝益奇之

陸雲六歲能屬文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范雲年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 南史

祖瑩年十二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 魏書

楊愔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從兒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北齊書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

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郰子藉稻杜預謂在瑯邪客大驚號奇童

唐書

李泌七歲知爲文元宗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臣舅子李泌帝即名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劉晏曹州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令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

段秀寬年六歲母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

楊億初生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即授秘書省正字宋史

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陳塤大父叔平與樓鑰友善叔平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

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悚然曰亡友不死矣

劉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 元史

吳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

何喬新年十一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羲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驚異 明史

劉溥八歲賦溝水詩時目爲聖童

李東陽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

王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

壯志

陳涉少時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史記

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

終軍從濟南步入關關吏予繻曰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漢書

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昇仙橋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及爲中郎將使西夷果以傳車至其所 成都記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丹爲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後漢書

班超家貧爲官傭書以供養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

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以平吳功封襄陽縣侯拜撫軍大將軍晉書

宗慤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以功封洮陽侯豫州刺史宋書

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五代史

羅洪先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即請告歸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幸

吾壻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 明史

豐熙幼有異稟嘗大書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累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世宗即位大禮議起熙數力爭受杖遣戍

改過

楚蘧子馮爲令尹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過子姑告我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

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曰吾見申叔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左傳

賈淑性險害郭林宗遭母憂淑來弔既而孫威直亦至以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後漢書

周處少孤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殺蛟入吳從陸雲學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晉書

戴若思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若思與其徒掠之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見之知非常人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若思感悟投劍就之機與定交若思砥節立行仕至征西將軍

齊高帝故吏竺景秀以過繫作部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釋之卒為忠信士 南史

薛惟吉少縱酒不謹與伶人游其父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

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　宋史

吳海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　明史

王思志行邁流俗高陵呂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別號也

李東陽事父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

黃淳耀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有志聖賢之學後為日曆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

辭命

哀帝問鄭尚書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世說

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於防風之誅帝悅 魏志

魏平原王叡母被誅故未建爲嗣魏主丕與叡獵見子母鹿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爲之惻然遂立爲太子

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

讓者。蜀志

蜀李密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也。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國志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今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晉書

顧琛爲尚書庫部郎。到彥之經畧江南大敗。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甚喜。宋書

齊王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南史

謝莊有口辨孝武賜莊寶劍莊以與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悅

魏徵爲侍中文德皇后既葬太宗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 唐書

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金史

胡濙爲尚書時。王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濙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景帝使輿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聰由是得釋。明史

初英宗命所司爲石亨營第。既成。壯麗逾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頷之。

陳以勤充裕王講官。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定。羣小多搆釁。世宗

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嚴世蕃一日屏人語以勸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勸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

穀玉類編卷二十一

穀玉類編卷二十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經濟類一

歷象　用人　稅法　備荒　理財
錢法　禮制

歷象

黃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通鑑

帝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帝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經

張平子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

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琁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晉書

宋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至文帝元嘉中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通鑑

顓頊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湯武革命正朔斯改秦兼天下以十月爲正漢初猶行秦歷至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歷六家班固採以爲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逮永平之末乃改行四分當塗受命亦有史官江左兩晉迭有增損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歷迄於齊末相仍用之梁天監中改行宋祖沖之甲子元歷陳武受禪

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歷西魏入關行李業興歷周大象初太史馬顯上丙寅元歷便即行用迄隋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歷十七年行張胄元歷胄元學於祖沖之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尅食頗中 隋書

貞觀初太史李淳風上言渾儀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爲之儀成帝稱善置於凝輝閣用之測候閣在禁中其後遂亡開元九年梁令瓚奏爲黃道游儀元宗嘉之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 唐書

唐二百九十餘年而歷八改曰戊寅曰麟德甲子曰開元大衍曰寶應五紀曰建中正元曰元和觀象曰長慶宣明曰景福崇元高

祖受禪詔傅仁均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爲戊寅歷高宗時戊寅歷疎李淳風作歷起麟德二年謂之麟德歷因劉焯皇極歷法增損所宜當時以爲密元宗開元九年歷著日蝕比不效詔僧一行作大衍歷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二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至肅宗時韓潁造至德歷代宗時郭獻之造五紀歷德宗時徐承嗣造正元歷憲宗即位徐昂上觀象歷穆宗立改撰歷名曰宣明昭宗時歷數漸差詔邊岡等治歷成名崇元須用至唐終

王朴通律歷之法周世宗詔朴校定大歷乃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歷五代史

顯德欽天歷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驗稍疎詔王處訥等造新歷歷成賜名應天未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行乾元歷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迨靖康丙午而八改歷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復八改歷 宋史

元祐中蘇頌請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旣邃於律歷以韓公廉曉算術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元初承用金大明歷至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

守敬改治新歷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歷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歷本歷成賜名曰授時歷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葢未有出於此者元史

明之大統歷寔郎元之授時成化以後交食往往不驗議改歷者紛紛如華湘周濂李之藻邢雲路之倫頗有所見鄭世子載堉撰律歷融通進聖壽萬年歷其說本之南都御史何瑭深得授時之意而能補其不逮臺官泥於舊聞當事憚於改作並格而不行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命閣臣徐光啟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成歷書一百三十餘卷多發古人所未發時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詔立兩局推驗累年校測新法獨密然亦未及頒行明史

用人

衛出公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此郎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觀察所盡昔者舜臣堯官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八君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孔叢子

左雄拜尚書令上疏曰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順帝感其言下有司詳所施行後漢書

唐高宗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借使平明猶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通鑑

李絳爲中書舍人憲宗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天子不以巳能蓋人痛

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姦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主疏忌夫然用賢豈易哉帝曰卿言得之 唐書

神宗憫貢舉之弊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本於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廢罷蘇軾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效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

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以僞。自文章言之。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宋史

門下侍郎劉摯奏事。論人才。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寔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寔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蘇轍爲御史中丞自元祐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惟元豐舊黨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宰相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小人必勝前者用事之臣二聖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欲招與共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疏入宣仁后曰轍疑吾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

沈潛官兵部尚書太祖嘗諭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帝善其

言。
明史
劉宗周以工部侍郎告去復極陳時弊畧云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後又擢左都御史召見中左門因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

言令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莊烈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

稅法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左傳

文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下詔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

租稅考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漢書

光武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後漢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亦可以為經久之法也及其弊也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　唐書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

者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宋史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自太宗始行之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元史

太祖卽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

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明史

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漢書

魏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宣帝即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

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文帝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北史

太宗銳意於治尚書左丞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又置常平倉唐書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儲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宋史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上言以常平米為社倉詔下其法於諸路

常平倉世祖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增價糴之歉年米貴減價糶之義倉亦六年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元史

明初州縣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賑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秋糧僅足兌運預備倉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常平法春賑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八年命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爲一社每朔望別戶上中下出米上戶主其事年饑酌量貸給有司造冊送覈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 明史

理財

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禮記

文帝時民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民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明主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明主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 漢書

李藩同平章事憲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藩

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唐書

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紛更宋法果能然乎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外無他技也宋史

仁宗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御史傅堯俞奏曰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儉刻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不然徒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蘇轍爲戶部侍郎因轉對言曰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

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畱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困則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

明初劭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强之兼幷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橫斂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

復侵尅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 明史

錢法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行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秦并天下錢質如周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文爲半兩使民放鑄武帝卽位以來錢

益多而輕乃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取鋊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漢書

王莽居攝變漢制造大錢及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改 晉書

建元四年孔覬上鑄錢均貨議以爲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而不變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鑄錢重五銖

一依漢法嚴斷剪鑿小輕破缺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銷以爲大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南齊書

隋末錢輕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唐書

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惟小平錢。宋史

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弗之鑄也武宗初行錢法其曰至大通寶者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通寶一十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元史

太祖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爲小錢是時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七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鈔法自永宣之際漸患不通至弘正間竟廢明史永樂宣德弘治皆鑄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自啟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輒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

禮制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國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三禮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成康因之而刑措不用周衰禮失秦氏并吞九國收儀禮歸咸陽惟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漢興叔孫通起朝儀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陳武克平建業多準梁舊後齊則陽休之元修伯王晞熊安生在周則蘇

綽盧辯宇文弢並習於禮者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隋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隋書

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房元齡魏徵等因隋之禮增以上陵朝廟等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等增之是爲顯慶禮由是二禮兼行元宗開元十四年學士張說以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乃詔徐堅李銳等撰定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唐書

五代之衰亂甚矣禮文草創宋太祖開寶中四方漸平乃命劉溫叟李昉等撰開寶通禮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仁宗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

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徽宗政和三年續修五禮新儀成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孝宗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

宋史

章衡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纂禮以國恤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掇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元興沙漠朝會燕饗之禮多從本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后皇太子羣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禮成羣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

爲多元史

洪武二年詔修禮書明年告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又屢敕議禮臣編輯成集在位三十餘年所可考見者曰孝慈錄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曰諸司職掌曰稽古定制曰國朝制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朝禮制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法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禮書若夫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類皆爲革除而諸神封號悉改從本稱一洗矯誣陋習其度越漢唐遠矣又詔定國恤父母並斬衰長子降爲期年正服旁服以遞而殺斟酌古今葢得其中永樂中又定巡狩監國及

經筵日講之制後宮罷殉始於英宗陵廟嫡庶之分正於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於東西郊罷二祖並配以及祈穀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獨其排衆議祔睿宗太廟躋武宗上徇本生而違大統以明察始而以豐昵終矣明史

穀玉類編卷二十二

穀玉類編卷二十三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經濟類二

樂制 祀典 耕耤 兵制 屯田

刑法 弭盜 肆赦 治河

樂制

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濩。周武曰武。漢高祖時、叔孫通定篇章。用祀宗廟。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邱之祭、頗襍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所

用。、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所用。、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董卓之亂。、正聲咸蕩。、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魏武得夔。使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魏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梁武帝本自諸生。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蹟關隴。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高祖受命。、迎神猶帶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 隋書

唐作樂之制尤簡。高祖太宗卽用隋樂。與祖孝孫張文收所定而

已其後世所更者樂章舞曲至於昭宗始得殷盈孫焉故其議論罕所發明唐書

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范鎮樂徽宗樂名大晟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之論南渡後大抵用先朝之舊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空言而已宋史

元之樂自太祖徵用舊樂於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於燕京及

憲宗始用登歌樂祀天而世祖用登歌樂享祖又命王鏞作大成樂至元三年初用宮懸登歌文武二舞於太廟烈祖至憲宗八室皆有樂章又撰社稷樂章成宗大德間製郊廟曲舞仁宗皇慶初命太常補撥樂工而樂制日備大抵於祭祀率用雅樂朝會饗燕則用燕樂蓋雅俗兼用也元史

明興太祖銳志雅樂是時儒臣皆知聲律相與究切釐定而掌故闊畧欲還古音其道無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務嚴刑以束之其於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訪問黃鍾之律臣工無能應者英景憲孝之世宮縣徒爲具文劉翔胡瑞爲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張鶚李文察以審音受知終以無成蓋學士大夫之著述

止能論其理而施諸五音六律輒多未叶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曉其義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漢唐宋元人之舊而稍更易其名凡聲容之次第器數之繁縟在當日非不燦然俱舉第雅俗雜出無從正之 明史

祀典

漢典祖廟濫煩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惠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詔議遂罷郡國廟韋元成等議曰禮王者始受命之君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所自出之祖以始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他如成王廟。猶不世。今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太祖廟。世世不毀。孝文德至厚。爲太宗廟。孝武功至著。爲世宗廟。奏可。漢書

建武初。張純與朱浮奏言。宗廟奉祀高帝孝文孝武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而舂陵四世君臣並立。不合禮意。昔高宗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議。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

古宗作謚帝
宋作謚書晉

命文愛自以帝鳥
下修一帝武孝晉

羣臣奉祠光武從之。後漢書

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謂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高祖孝武後漢和帝母曰恭懷后安帝祖母曰敬隱后順帝母曰恭愍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

司馬光知諫院英宗立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衞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

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宋史

神宗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孫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

遂魯曾爲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丞相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

乎對曰眞哥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册則爲武宗皇后明文二母后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父之妾於禮不可衆服其議遂以眞哥后配武宗元史

世宗初踐阼議尊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郤觀政進士張璁上疏曰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嗣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

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得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贊曰張璁桂蕚方獻夫議尊興獻帝未嘗不準情理之中乃非惓惓忠愛之實欲引至遭時得君動引議禮自固務快恩讐於是知其建議之心其君於當道也○明史

耕耤

孟春之月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禮記

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耤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書

明帝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耤田以祈農事十三年帝耕於耤田禮畢賜觀者食 後漢書

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也一名芝車置耒耜於軾上 晉書

武帝躬耕耤田潘岳作賦以美其事

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儀注於是度地千畝開阡陌皇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付耤田令耕日御金根三蓋車至藉田

帝三推三反羣臣以次耕耤田令率其屬耕竟畝。宋書

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耤田南郊今帝社乃東壇未合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元宗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壠止肅宗詔去耒耜雕刻命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輅而入壇遂祭神農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唐書

耤田之禮歲不常講雍熙五年眞宗始行三推之禮仁宗明道二年行耤田禮宋史

洪武二年帝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耤田北親祭以后稷配器物祀儀與社稷同祀畢行耕耤禮御耒耜二具韜以青絹御耕牛四被

以青衣禮畢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嘉靖十年又議造耕根車載耒耜建觀耕臺一 明史

兵制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得其大意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不能謹守屢變其制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初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

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京師弱措置之勢使然也唐書

宋之兵制大槪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太祖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凡其制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者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武備漸寬神宗奮然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隷將兵亦足以作一時之氣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建炎南渡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

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土宇日蹙況上無御將之術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效忠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其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亦可見矣 宋史

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也世祖時設五衛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易禁兵之設不止於前矣鎮戍之兵世祖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則名藩列郡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皆世祖宏規遠畧足以貽謀于後世 元史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

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文皇北遷。一遵太祖之制。然內臣觀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後。狃於治平。故未久而遂有土木之難。于謙創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憲孝武世四朝。營制屢更。而威益不振。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流盜蜂起。海內土崩。宦豎降於關門。禁軍潰於城下。而國遂以亡矣。明史

屯田

趙充國將兵討諸羌。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敝因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宣帝從其計 漢書

曹公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公曰定國之術在强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魏書

任峻從太祖時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魏志

鄧艾爲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艾以爲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

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也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諸葛亮悉衆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蜀志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隷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隷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依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閒無籍廣占之地其屯官簡堪者充之杜氏通典

雍熙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上言宜於古原州置屯田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

漢魏而下置屯田為守邊之計國初海內既一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為慮甚詳密大抵勺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地利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又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 元史

洪武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徒

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衛所官軍俸糧明史

左光斗遷授御史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犂

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穫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

刑法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塡以無爲刑罰用稀孝文惡亡秦之政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除肉刑景帝下詔減笞法定箠令宣帝置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 漢書

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章帝納陳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寛厚是後獄法和平 晉書刑法志

高祖哀矜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不過五六州鎮亦簡魏書

太宗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芋然爲撤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唐書

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國唐祚絕而復續元宗初勵精爲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爲繁文不足以示後世

宋典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

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爲本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民樂其生重於犯法元豐以來憸邪並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刑之寛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爲心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 宋史

元初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煩苛始定新律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豈偶然而致哉然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

檢也。元史

吳元年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等二十人為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明史

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為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偽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

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肯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矣

弭盜

張敞守京兆尹時長安市偷盜多敞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敞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願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漢書

龔遂以明經爲官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宣帝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問何以息盜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至渤海移書勅屬縣悉罷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張綱爲御史時廣陵賊張嬰等數萬人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遣郡守率多求兵綱獨单車之職既到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以禍害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若魚遊釜中今聞明府之

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散遣部衆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後漢書

虞詡拜郎中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詡到官募壯士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李崇爲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刦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

次復聞者以三為節諸村聞鼓皆守要路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魏書

高祖問高祐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虫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須守宰貞良則盜止矣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謂重法以禁之上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通鑑

張栻為荊湖轉運副使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首

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盜皆遁去。宋史

萬觀知嚴州府。府東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行旅。觀編十舟爲一甲。令晝地巡警。不匝月盜屏跡。明史

李驥授河南知府。河南境多盜。驥爲設火甲。一戸被盜。一甲償之。犯者大署其門曰盜賊之家。又爲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遺。

胡友信知順德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

肆赦

貫索九星七星見小赦五星六星大赦 晉書

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惟願陛下慎無赦 後漢書

後帝九年赦大司農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乃可行之今有何急而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見啟告治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通鑑

赦日植金雞竿於仗南竿長七尺上有雞黃金飾首銜旛長七尺

集囚徒於闕下令衛尉宣制訖乃釋之　唐書

太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

張允爲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蓋不赦不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出囚徒冀感天以救災者非也若有罪者見舍則無罪者銜寃此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爲惡曰國將赦矣則是教民爲惡也高祖覽之大悅　五代史

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太宗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

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翼日而瘳　元史

張雄飛參知政事世祖上尊號議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降輕刑之詔

永樂四年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因請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　明史

治河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書經

今天子元光中河決瓠子梁楚之地尤甚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天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寘決河作瓠子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復寧 史記

哀帝初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治河有上中下策善為川者決之使道故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汎濫期月自定此上策若

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此中策若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下策漢書

黃河自入中國東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由不能順其就下之勢以導之故也宋史

至正四年黃河決順帝集羣臣議惟賈魯昌以二策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

其功費大丞相脫脫題其後策詔命魯昌爲總治河防使四月鳩工十一月工畢河乃復故道南滙於淮又東入於海帝命翰林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又作至正河防記欲使罹河患者按而求之　元史

宋禮拜工部尚書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河海並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浮淮入河至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禮開會通河二十旬而功成而平江伯陳瑄治河江淮間功亦相繼告竣由是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河渠之利世享其成　明史

萬曆六年以潘季馴代河漕尚書吳桂芳治河季馴以淮清河濁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致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强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濬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告成

穀玉類編卷二十三

穀玉類編卷二十四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儒術類一

經學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滂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嗜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揚子法言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易 魏王弼注 唐孔穎達疏 繫辭 晉韓康伯注 書 漢孔安國傳 孔穎達疏

詩 漢毛萇注 孔穎達疏 鄭元箋 春秋左氏 晉杜預注 孔穎達疏 禮記 鄭元注 孔穎達疏

公羊 漢何休學 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 穀梁 晉范甯集解 唐楊士勛疏

儀禮周禮 鄭元注 唐賈公彥疏 論語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孟子 漢趙岐注 宋孫奭疏

孝經 唐明皇御注 邢昺疏 爾雅 晉郭璞注 邢昺疏

朱雲從博士受易能傳其業時少府五鹿充宗爲梁邱易元帝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辨口諸儒莫能抗有薦雲者召入旣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漢書

匡衡好學尤精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火燃授向五行洪範之文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使下觀焉 三輔黃圖

戴憑爲侍中正旦朝賀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 後漢書

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人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皆爲穀梁之說

世傳鄭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拾遺記

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云五經紛綸井大春三輔決錄

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魏志

庾峻少好學舉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峻發明經旨申暢凝滯晉書

杜預耽思經傳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嘗自言有左傳癖

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王儉弱年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

尚經學儒教大典 南史

房暉遠治三禮春秋詩書周易牛弘稱爲五經庫 隋書

谷耶律淹識羣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 唐書

王元感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書凡數十百篇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徐堅等薦之下詔褒美以爲儒宗

吳澄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 元史

黃溍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

趙汸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明史

陳謨邃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犂然要於至當。

鎮國中尉睦㮮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呂柟嘗與論易。歎服而去。

陳繼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為陳五經。儒林傳序云有明諸儒衍伊洛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

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專精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理學

漢武帝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云云天子善其對以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宋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通鑑綱目

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

橫騖別驅汪洋恣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至進諫陳說排難䘏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有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不少矣唐書

邵雍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北海李之才授以河圖洛書六十四卦圖象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程顥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

至可謂安且成矣　宋史

周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藴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

程顥自年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顥之死弟頤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程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

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卒得孔
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

張載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
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蒙西銘程顥
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
功

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聞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徒步往
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
嘗謂聖經道統之傳載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
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而註釋之其門人黃榦曰道

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趙復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慕嚮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元史

薛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後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明史

史學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孔叢子

四史昉於黃帝。五史建於蒼籀。右言左動。官宿其業。言為尚書。紀謨訓。而舉其綱。事為春秋。繫日月而詳其目。玉海

史記 漢司馬遷撰、　漢書 漢班固撰　後漢書 宋范曄撰

三國志 晉陳壽撰、　晉書 唐太宗撰、　宋書 梁沈約撰

齊書 梁蕭子顯撰、　梁書 唐姚思廉撰、　陳書 同上

魏書 齊魏收撰、　北齊書 隋李百藥撰　周書 唐令狐德棻等撰

隋書 紀傳唐魏徵上、志長孫無忌等撰、　南史北史 唐李延壽撰

唐書紀志表宋歐陽修撰、列傳宋祁撰、五代史歐陽修撰、

宋史元脫脫等修、遼史金史脫脫修、

元史明宋濂王禕等修、明史本朝張廷玉等修、

晉靈公侈趙盾諫不聽遂奔未出晉境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盾復位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史記

齊崔武子弒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朱敬則修國史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唐書

劉子元領國史且三十年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

吳兢直史館敘事簡核號良史初兢與劉子元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故轉禍爲福後說爲相知兢所爲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

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

劉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記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資治通鑑英宗擇才共修之光曰專精史學惟劉恕耳即名爲局僚

宋史

袁樞分修國史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揭傒斯爲翰林學士詔修遼金宋三史與爲總裁丞相問修史以

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傒斯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元史

陳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散脫耆舊凋零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

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犂然可考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明史

字學

書之所起起自黃帝倉頡有象形諧聲會意轉註假借指事六義之別自倉頡訖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倉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作三曰小篆秦李斯作四曰隸書程邈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書署書殳書隸書漢以六體敎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虫鳥并稾書楷書懸鍼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隋書經籍志

衛恒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有六義焉曰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冀以存古人之象焉以上序古文

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及秦兼天下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程邈作自秦壞古文有

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虫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校文字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漢末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以上序篆書

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令吏人佐書曰隸字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鵠弟子毛弘敎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鍾氏小異然

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以上序隸書。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工。弘農張伯英因而轉精。其伯將謂之草聖。河間張超亦有名。然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以上序草書。晉書

篤好

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二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呂氏春秋

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於舍園。其精如此。史記

匡衡勤學而無燭。衡乃穿壁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文不識家富

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西京雜記

桓榮少學長安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

朱穆耽學鋭意講論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後漢書

高鳳家以農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其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

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 晉書

車胤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以夜繼日焉

孫康貧嘗映雪讀書　南史

江泌貧晝斫屧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

劉峻好學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從魏還平原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梁書

鄭灼性精勤鈔義疏以日繼夜常蔬食講授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　陳書

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終亦

不改。後周書

畢誠早孤。夜燃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唐書

宋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潛確類書

許衡嗜學如飢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力踐之。元史

王冕幼貧。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然。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長明燈讀書。會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稱通儒

明史

李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

曹端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甎皆穿

羅洪先言事斥歸益甘淡泊鍊寒暑躍馬挽強弓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筭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

少卿都穆吳縣人年五十四乞休既致仕齋居蕭然日事讎討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扣其門果得火　列朝詩集小傳

博聞

鄭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實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實沈參神也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帝封諸汾川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左傳

張安世用善書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漢書

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

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述異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搜神記

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陸機嘗餉華鮓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

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叩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華之博物多此類晉書

束晳博學多聞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何承天博見古今張永開古冢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威斗王莽三公亡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俄而永啟冢內更得一斗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後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南齊書

王摛以博學見知於尚書令王儉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乃抽簟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南史

劉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元謂爲畵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罇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賊發齊景公冢得二樽形亦爲牛象此約大以爲然又在任昉坐昉曰酒有千日醨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驚曰吾自遺忘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崔賾爲起居舍人從駕汾陽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曰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臣見魏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臣敢稱慶因再拜從駕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

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曰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聞一知二。隋書

唐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行秘書也。潛確類書

劉敞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歎服。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修服其博。宋史

蔡元定於書無所不讀。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朱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

黃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

侯均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元史

曾魯博通古今凡數千年國體人才制度沿革無不能言者以文學聞於時淳安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為舌者宋景濂以舌為筆者曾得之也 明史

陳濟讀書過目成誦盡通經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用大臣薦以布衣名為都總裁詞臣纂修者及太學儒生數千人繙

秘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發凡起例區分鈎考秩然有法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應口辨析無滯書成授右贊善

楊慎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明世誦記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

唐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奥也

李維楨弱冠登朝博聞强記與同館許國齊名館中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

鈔書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拾遺記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桓譚新論

葛洪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以寫書。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抱朴子

闞澤好學。居貧無資。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吳志

沈驎士篤學不倦。遭火燒書。驎士年過八十。鈔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南齊書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

則不休息。梁書

王筠自序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幼年讀五經愛左氏春秋凡五鈔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鈔子史諸集並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南史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細書別藏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巾箱五經自此始

張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唐書

柳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

楷、小精氣。無行字。

劉恕好學。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宋次道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

劉崧家貧力學。寒無鑪火。手皸裂。而鈔録不輟。明史

張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遍、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録。以此也。

縠玉類編卷二十四


三

